

莊勇

無法無天



香港雖然只是一個彈丸之地，卻一度黑幫組織多達數十個，幫派最盛時有十數萬人之多。即使是現在，幫派之間仍然時有在鬧市中互相斬人廝殺，那種刀光劍影，喋血街頭的打打殺殺場面，令人觸目驚心。幫派之間之所以會爆發嚴重暴力事件，是因爭奪地盤而起，幫派大佬為了鞏固自己的地盤和勢力，都會不惜大開殺戒。

海地太子港太陽城區貧民窟近日突然遭到幫派襲擊，社區內60歲以上的老人全遭槍擊，死亡人數至少184人。據瞭解，這起幫派屠殺的原因，竟然只是一名幫派老大的兒子生病，懷疑是老人用巫術施加詛咒導致，真是有夠離譜。

無論是大人或者小孩，生病一般都是因飲食不良、缺乏運動、休息不足，或者是免疫系統變弱等原因引起。孩子生病了，應該是趕緊帶去看醫生，讓專業的醫師查明病因並對症下藥，好讓其身體迅速復原，而不是去懷疑社區內的老人施加巫術去詛咒孩子。

現在都什麼年代了，即使不可能是學問淵博的知識分子，惟能夠做到黑幫老大，也應該是起碼具備基本的普通常識才能服眾，若是一個什麼都只是一知半解的鄉巴佬，人家又怎麼可能甘願受其指揮，讓他來領導幫派呢？肇事者就算是有可靠的根據而極度懷疑其兒子是受到該老人用巫術詛咒才生病，也應該先帶孩子去看醫生，等他病好了再去找那些老人理論。

但他反而是第一時間向這些老人大開殺戒，倘若因而耽誤了孩子的寶貴黃金醫

治時間，致使兒子病情加重，甚至是丟了性命，到時再如何的後悔也於事無補。沒有任何事物比生命更重要，肇事者若真的疼愛自己的孩子，他首先應該做的，是設法讓兒子的病盡快痊癒康復，而不是去報復那些他懷疑致使兒子生病的人。

倘若兒子因病情被耽誤而丟失了生命，那麼即使孩子果真是受到那些老人的詛咒，他就算把他們統統殺光又有何用呢？再說，所謂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肇事者之所以會懷疑到這些老人身上人，說不定是自己做了什麼對不起他們的事，令到他們無法原諒自己，才會認為他們通過兒子向其採取報復行動。

若真是這樣，也是他橫行霸道欺負人在先，是他咎由自取，又怎能怪罪別人呢？況且，即使這些老人果真通過巫術詛咒其兒子，他也應該向他們採取法律行徑，而不是向人家大開殺戒。即使是黑幫老大，在法治社會裡，他完全沒有權利「替天行道」。

就算他認定詛咒其孩子的是該社區的老人，也應該弄清楚是誰再去跟對方理論，而不是凡是當地的老人他就見一個殺一個。人家黑社會是互相廝殺，他卻是一個黑社會老大去殺一百多個手無寸鐵的老人，真是太沒有人道了。

一百多條無辜性命，就這樣命喪在他手下，他可是雙手沾滿血腥，如此無法無天且心狠手辣的人，一定要嚴厲法辦，才不會禍害社會人群。

司法部門一定要向其施以嚴厲處分，才能夠為無辜的受害者伸冤，以及還給社會一個公道。

12/10/24 (二)

莊文成

《記者生活的回憶》(四)



第三章：
失去新聞自由的日子
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一日，馬科斯總統宣佈菲國軍法統治，菲國三權分治的體制，除了司法系統保留外，行政立法收歸總統一人獨攬。

九月廿一日清晨，當人民從睡夢中醒來後，全國鴉雀無聲，因為軍方已於當天零時接管所有新聞媒介，包括四家華文報館。

過後，軍政府只容許馬科斯的好友范·昂禮斯主有的《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和馬科斯妻舅高槐·羅麻禮斯主有的《時代論壇報》(TIMES JOURNAL)及其屬下的《人民論壇報》繼續出版，而無線電台則廿四小時連續廣播由新聞部長查達宣讀的新社會法規。

軍統後第一家華文報的出版，是在馬科斯密友僑領高祖儒的說服下，以新社會需要一份中文報以宣揚新社會法規為理由，因華人懂得讀英文報的不多，馬科斯才批准容許一份華文報發行，這華文報就是《聯合日報》。

《聯合日報》以高祖儒掛名為董事長，由兩家被關閉的黨報——《大中華日報》和《公理報》合併，並由柯後智、莊銘淵和莊金朝三人共同主理。

在那沒有華文報紙的日子裡，算是華僑社會最寧靜，最清閒的日子，只有一點，人們在埋怨：「沒有人情世事。」因為什麼親戚，友朋或名人死了，不知道；什麼人做大壽，大宴客，不知道，什麼人娶媳婦也不知道。所以，《聯合日報》的出版，生意特別興旺，因為一枝獨秀嗎！

過後，《武力鎮報》換掉「馬尼拉」加上一個「今日」，也出版了，漸漸地也有些新報刊出版。只有真諾·羅細斯家族主有的《馬尼拉時報》，為表明不聽命軍政府的指揮，不想復刊，甚至連報社產業也賣掉。

在籌劃軍統時，馬科斯需要一筆千萬元計的現款以安置軍部，於是，他的黑手伸向華僑社會，要通過華僑最高領導機構商總理事長蔡文華著手「解決」，受爭議已卅年的華僑逾期遊客問題，來籌集這筆款項。

於是蔡文華把總統這意思提交理事會處理，經討論後，理事會否決承辦這件事，理由是「禁僑案」商總吃過虧，代付

清「禁僑案」一筆「事尾費。」

蔡文華無奈，只好直接找事主之一的「遊客頭」王尚助，於是，王尚助開始四出秘密聯絡一些遊客，並開始籌款，每人都帶在蔡文華主有的太平洋洋行開一戶口，據統計共達八百五十戶。

沒有人會想到，軍統開始，蔡文華被捕下獄(三日後又釋放)，遊客存戶爭先恐後向銀行擠提，造成該銀行一次擠提風波。

蔡文華「失竄」了，沒有接線人，遊客案又不能就此放棄，於是「遊客頭」千方百計才找上高祖儒。高祖儒見到他，第一句話是：「為什麼遊客存戶全部存在太平洋銀行？」經解釋後，祖儒才答應為這些已「紮根的浮萍」服務，這就是為什麼到現在，還把高祖儒和蔡文華當為他們的「恩人」的原因。遊客案的「解決」過程，不是那麼風平浪靜，外間的風言風語很多，甚至英文媒體也有些不實的報導。於是「遊客頭」的麻煩來了，七四年十月某天，菲國最高情報機關「情安署」召訊王尚助。

根據王尚助四十年後「解密」所說的，他是從早上十時起一直到傍晚六時，在情安署受到來自各政府機關的情報人員不停詢問的，他們最主要的目的，要找誰是「遊客游說案」的幕後主腦？

但結果他們沒有找出他們所要的東西，只好，在當天下午六時，叫他在七頁長白紙的「供詞」上簽名，「畫押」，才放人。

軍統後第二年九月，馬科斯總統公佈第二九八號總統法令(P.D. #298)接著於七四年三月又簽署第四一九號(P.D. #419)和七十五年五月的第七三零號(P.D. #730)，正式容許華僑逾期遊客，不必依照菲國移民法，先離境，然後改變移民身份的規定，可在繳交一筆手續費後，獲得在菲永久居留權。至此，遊客問題全部獲得解決，除了王尚助外，他成了被勒索的對象，他的移民身份一直到1978才獲得正式解決。

一九七六年，馬科斯公佈總統法令第一三七九(P.D. #1379)號，容許在菲有永久居留權的外僑，主要是華僑，根據他們的意願，可申請為菲國公民。

這對一直以來遭受歧視排斥，壓制的華僑是一種「解脫」。華僑社會從此發生了質變。

(未完待續)

劉先衛

三歲女童遭虐待致死 未成年人保護任重道遠



2024年12月6日，一樁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三歲女童田田(化名)虐待致死案」，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市中級人民法院迎來了莊嚴的宣判時刻。被告人父女友文某桃以故意傷害罪、虐待罪判處死刑；女童生父田某龍以故意傷害罪、虐待罪判處無期徒刑。兩名被告人當庭表示不上訴。

他們為什麼服判？且表示不上訴？據呼倫貝爾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顯示，田田在和田某龍、文某桃共同生活期間，二人採取多次以打罵、凍餓、不讓睡覺、捆綁等方式虐待被害人田田，並在明知被害人已出現過身體不適、抽搐閉氣的情況下仍多次使用拳腳、拖鞋、皮腰帶、飯鏟、木條、數據線等工具毆打被害人田田。

文某桃、田某龍所犯罪行性質極其惡劣，情節嚴重，給無辜的生命帶來了極大的傷害。他們知道不值得法官同情，知道眾怒難犯，知道自己禽獸不如，早知有今日又何必當初？

然而，對於此次判決，生母李某莉內心充滿了憤懣與不甘。她堅決不服，認為生父田某龍的罪行同樣惡劣至極，應當判處死刑。她表示，自己一定會提出上訴，要用法律的武器為女兒討回公道，讓殘忍的兇手都得到應有的嚴懲，以慰藉女兒在天之靈。

悲痛欲絕的生母李某莉，千里迢迢從老家河北邢台趕到了內蒙古呼倫貝爾市。從接到人民法院的開庭通知那一刻，她的心彷彿被重重地撞擊。一路上，她的內心充滿了痛苦與煎熬，腦海中不斷浮現女兒可愛的面容，回憶起曾經與女兒相處的點點滴滴，淚水止不住地流淌。她堅持上

訴，希望判決田某龍死刑，不僅是為了自己的女兒，更是為了整個社會的正義與良知。

類似虐待兒童致死案件背後，也許有很多客觀或偶然因素，但這場婚外情以犧牲兒童的生命和健康為代價有些沉重，社會監管和保護機制的不足也值得教訓和反思。在一些情況下，鄰居、學校或者其他相關機構未能及時發現兒童遭受虐待的跡象，從而錯過了拯救生命的最佳時機。比如，有的社區對家庭內部的情况缺乏關注，沒有建立有效的信息收集和反饋渠道，使得兒童在遭受虐待時無法及時得到外界的援助。

虐待兒童致死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違背了法律保障公民生命安全和基本權益的宗旨。許多國家和地區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來嚴厲懲治這種罪行，然而，即便有法律的約束，仍有一些喪心病狂之人漠視法律，肆意踐踏兒童的生命。施虐者由於缺乏對法律的敬畏之心，長期對兒童進行身體和精神上的虐待，最終導致了兒童的死亡。

孩子是天使，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對兒童權利的珍視程度、對兒童身心的保護力度，也折射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也從保護兒童免受身心摧殘、傷害或凌辱，忽視、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等方面作出了嚴格規定。我們必須認識到虐待孩童不是個人私事，保護未成年人健康安全成長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沒有傷害，應該是兒童保護的倫理底線。讓我們攜起手來，為兒童創造一個安全、健康、充滿關愛的成長環境。未成年人保護任重道遠，願每個孩子都能被世界溫柔以待。

謝如意

偉大者也吃飯 平凡人不吸煙



文章標題至少在四分之一世紀以前已經出現，那是我的特色口號之一，也寫在紙上張貼自勉過。

晚上吃了飯以後，總算還沒到明天，就讓夜課說夜話來迎接明天吧。

時過境遷，什麼都在變。窮則思變，變則通，通則久。雨夜的風微拂的晚上，穿上運動背心短褲，借路燈下燈光的陪伴，我想先與一個愛抽煙的人說點悄悄話：是誰一直把你的遺體自然安葬入土為安？

您愛吸煙，在戎馬倥傯的年代尤其多日夜顛倒熬夜。然而，在那香煙裊裊中，您一次次發出指揮千軍萬馬作戰的命令，您的香煙裊裊可以鎮壓敵軍滾滾的戰地硝煙！那些因為抽煙得了肺病或因行賄受賄香煙與您的抽煙毫無可比性。

四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土地上再也沒有您的裊裊香煙，但是，歷史上「遍地腥雲，滿街狼犬」連著烏煙瘴氣甚囂塵上，禍國殃民者戴上「土地財政」的冠冕堂皇，比當年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還要普遍、還要凶殘的無形狼煙四起。

到處都有天賜的禮物寶貴土地被胡亂拍賣，去炒作天價商品房的妖風翻捲，把天賜給人民的養生活口的寶貝如此毀壞蹂躪，將廣大人民淹沒在此起彼落的按揭狂嘍和債台高築的水深火熱的深淵中，比爆炸了幾顆原子彈還夠威力地鯨吞了民脂民膏沒商量，頻頻變換伎倆要把百姓的錢袋子搶光。

新時期的漢奸多如牛毛引狼入室，這一切把站起來的中國人搞得跪下去，將那些個魑魅魍魎扶植得鬼鬼在旁作祟人間，這「遍地腥雲，滿街狼犬」何時才能如過眼雲煙煙消雲散，重新醒來雄雞唱曉的朗朗乾坤豈陽天呢！？

我也要跟這小院子南牆屋簷下水管上的兩隻燕子說點悄悄話：你們都不用遭受

狼犬的約束和追逐，早已大有同類自己勞動，辛勤建了安居樂業生兒育女的燕巢安居，可是您們也一表燕才風度翩翩飛翔，卻何至於如今落得在水管上裸居呢？你們就不怕褻瀆了文人墨客筆下的鶯歌燕舞？

偉大者也吃飯，平凡人不吸煙。然而，同是吃飯，有人吃的是自己自己勞動所得的光榮的乾淨的飯，另外有人卻吃的是吃裡扒外與虎謀皮的骯髒罪惡的飯；有的雖然吃的是人吃的飯，但是卻做著不是人做的惡事，他們的人生是無惡不作的酒囊飯袋的人生。

前者過著人過的好日子，而後者卻把自己的美好出賣了，混日子過著比畜牲還不如的生活。

偉大者也吃飯，平凡人不吸煙。有人不僅自己吃飯，而且十分熱情地關注著他人是否有飯吃。

當追星族與趨炎附勢之流如過江之鯽俯拾皆是之時，他們卻不同流俗地給老人和好人雪中送炭。

特別關心老人和好人，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和做貢獻。因此更讓我們深切體會到為啥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感恩好親友！

偉大者也吃飯，平凡人不吸煙。有人吃飯了就要干對得起飯的事情，否則就愧對五穀蔬菜。

而有人卻像李斯那樣公開盛讚老鼠可以不用正業坐享其成，白白擁有別人的勞動成果。他們既不感恩更不答恩。那真的是比吃了飯還懂得幫主人看家護院的狗還不如了！

偉大者也吃飯，平凡人不吸煙。我固然天天吃飯，我從不吸煙。但是，我卻總在人間煙火中，有時要遭受被動吸煙的毒侵。

經常也徜徉在「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的般自我修養閒情逸致之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不覺老之將至。

寫於老家小院子路燈下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靈子

換將謀轉變 改革迎機遇



香港特區政府上週出現人事變動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根據特首李家超的提名和建議，國務院決定任命原房屋署署長羅淑佩，出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原運輸及物流局常任秘書長陳美寶，出任運輸及物流局局長。儘管這個消息來的突然，惟筆者認為，在香港明年將要協辦全運會、啟德體育園啟用，以及全力發展文創、旅遊和航空運中心的大環境下，文體旅局和運輸局的角色十分關鍵，特區政府在此重要時間「換將」，反映出政府欲推動執政團隊勵精圖治，改革求變的決心，相信新任命的兩位局長能與特區政府齊心協力，進一步提升治理效能，為迎接發展新機遇打下好的基礎。

事實上，現時特區政府任期已接近過半，而上兩屆政府大約都是在任期過了一半之際，作出人事調動的安排。以上屆政府為例，在2020年4月時就曾經一口氣更換了四名局長，因此今次政府出現人事變動並不罕見，社會大眾毋須作出過多的猜測。同時，今次任命的兩位局長都是資深公務員，長期在政府服務，能力卓越，兼具備豐富的行政和管理經驗，相信能為兩局未來發展帶來新思維和方向。

另邊廂，陳美寶在出任運輸局局長前，擔任運輸及物流局常秘，對相關政策非常熟悉。現屆政府強調「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各政策局都有責任交出高效率的成績單，相信通過此次「換將」，能進一步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並為管治團隊引入新思維、新氣象，不斷呈現良政善治新成果，在百年變局中為香港發展開拓出新機遇。